

# 18岁：青春无悔



看到的是面孔  
感触的是心灵

谁青春不曾跌倒！谁青春不曾有过失败！今天我们来讲述这样几个18岁故事，狙击手的“翻身仗”，一道杠的“18岁远征”，兵王的“自卑与超越”。越是艰难越向前，只为当兵就要当好兵。



“18岁，使命是我奋力投出的手榴弹，划出人生壮美的弧线。”

陈金玲（第80集团军某旅）

特战连长金伟强

## 不曾言败

■张石水

“金伟强被缴械生擒了，还害得全班覆没……”

那年秋天，微光黎明，显露隐隐杀机。一道道身影在丛林间狂飙疾行，悄无声息地逼近“敌”阵地。

18岁的金伟强置身其间，满心焦虑又兴奋耐，这是他初次参加实兵对抗演练，“一定要首战告捷。”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早已血脉偾张的他未等班长下令，一个箭步便扑入了“敌”阵。

“回来！”班长的那声低吼刚一发出，他已被凭空冒出的枪托击中，还未缓过神来，对方已在数秒间扣腕击肘，反身别臂，将他缴械生擒。“敌人”卸下伪装，冲他露出了一丝轻浅的笑意。因为他的草率行动，导致了整个班组暴露，金伟强咬牙切齿，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被“包了饺子”。

一夜之间，这场“出师未捷身先死”的惨败，让他成了单位里的“大名人”，几乎人人皆知，警侦连有个“反胜为败”的“金不强”。

金伟强感觉自己像是竹山里试犁——寸步难行，心灰意冷地等着“批评处理”。然而，他最终等到的是指导员推心置腹地激励，“失败了是自然会同，只有跌倒后再爬起来，才会有成功的可能。”

“我已经18岁了，总不能还像个孩子一样，跌倒了就趴在原地哇哇哭。从哪儿摔倒，就从哪儿站起，当兵就得活出个兵样！”金伟强暗下决心，要当场漂亮的翻身仗。

看似寻常最奇崛，成如容易却艰辛。别人跑徒手5公里，金伟强就跑武装8公里，还不忘负重4个沙袋。酷暑时节，火辣辣的太阳晒得石头滚烫，常常能看到金伟强全副武装，身上、腿上绑满沙袋，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来回奔跑，每一次都汗流浹背。脚底打了泡，肩膀磨出血、双腿酸得下不来床……哪怕一瘸一拐，他还在坚持。据枪稳定性练习，金伟强让战友在他的双肩、枪管和头顶各竖起一个弹壳，如果在规定时间内掉落一个，就时间归零，从头开始；他坚持每次瞄准击发前进行400米冲刺，在心率至少达到每分钟150次的情况下才练习疲惫击发；为了能练出一对“鹰眼”，他强迫自己十几分钟不眨眼，双眼很快便噙满泪水，常常会练到眼泪流干。有时，沙粒吹入眼睛，他都坚持不眨眼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就是在这样一

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下，他终于在层层集训和选拔中脱颖而出，代表全连参加创纪录大比武。能否一雪前耻，在此一战。

“谁能想到，备战五公里越野时，他因加速奔跑而不小心踩进了凹坑，脚下瞬间一滑，而后脚一扭，身体已栽倒在地，一阵剧痛袭来。”

“踝关节崴伤，至少得休息半个月。”离比赛仅剩一周，军医的诊断无疑是晴天霹雳。连主官也叹气，准备上报他因伤退赛，金伟强却倔强地站了起来，“我不仅不退赛，还要拿第一回来……”

冲刺、过线、停表，当他以小组预赛第一的成绩冲向终点时，早已是筋疲力尽，瘫倒在跑道旁无力动弹。“伤口很痛吧？”连长看着那肿胀的脚踝，感到很揪心。金伟强喘了口气，“有点痛，不过还好，能进决赛了。”

“已经是第一了，要不明天的决赛就……”没等连长说完，金伟强便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我能坚持！”

决赛场上，发令枪响的瞬间，他似猛虎般冲了出去。由于伤病影响，他一度处在第三名的位置。眼看终点将近，金伟强紧咬牙关，猛然发力，最终率先冲过终点，拿下了他军旅生涯的第一

个冠军。“其实，这次荣誉看似微不足道，对我来讲却弥足珍贵。”

多年后的一个盛夏，一场名为“金鹰-2013”的国际特种兵比武，在哈萨克斯坦南部丛林内激烈上演。竞赛当日，大雨如注，狙击步枪的瞄准镜被淋得模糊不清。

倏尔，林间杂草一动，只听“嗖”地一声，已经是侦察连长的金伟强一跃而出，接近目标，出枪上膛、瞄准锁定一气呵成，枪响靶落，10枪100环！

收获“国际最佳狙击手”殊荣、个人一等功奖章的那一刻，他由衷地感谢，“18岁时，那些支持鼓励我的战友，和那个永不言败的自己。”



### 成长不怕挫折

■政委 王建文

金伟强能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打赢尖兵，靠的就是他那股不畏挑战、愈挫愈勇的拼劲。成长不怕挫折，成功在于坚守。

版式设计：方汉  
封面摄影：张月光



扫码关注更精彩

## 长征

第4165期

泥巴盘山路起伏不止，汽车在云雾里穿行。

望着眼前快速掠过的景致，吉克克感觉自己雄鹰般翼下生风盘桓高翔。

在彝族眼里，被称为“雄鹰”的都是地地道道的汉子。你别看他身高只有1.60米、体重46.5公斤，可18岁的吉克克在心里却笃定自己是只鹰。所以，他告诉父母，一定在部队干出个样子。这年，他第一次走出大凉山。

然而，2005年12月，来到沙家浜部队第一天，他就遇到了“拦路虎”。

入伍前从未离开大山的他，只会说彝语，这让他和战友们交流起来十分困难。有一次平整训练场地，班长让吉克克的拿把镐，他却兴冲冲拿了把铁锹过来。新兵连第一次考核，9个课目他4项不合格，理论测试交了白卷，成了倒数第一。

“我越来越自卑，感觉选错地方了。”熄灯号响起，吉克克的偷偷地在被窝里抹眼泪。为了逃避训练，他甚至用绝食的办法，想让部队把他退回老家。看到这个状况，班长买来面包放在他床头，故意拍拍包装袋咳嗽一声就出去了。吉克克的实在饿得不行了，就偷偷把它吃了。他明白，战友之所以离开，是怕他当着大家的面不好意思吃。这样的体贴让他十分感动。

“是自己真的不能吃苦吗？”吉克克的许多人看来，新兵连连长可以松口气了。可吉克克的没有一点满足和懈怠。每天清晨天不亮，在营区主干道总能看到他奔跑的身影，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——“跑不死”。

2006年5月，连队推荐吉克克的参加旅里的军事大比武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对自己莫大的信任，他立下“军令状”说：“一定拿个第一！”

在比武前期，超强度的训练让吉克克的右脚跟腱拉伤，脚踝肿得碗口粗，走路时都“嘎吱嘎吱”响。“不要练了，再练下去会出



“是谁？谁在那里？”

月色如银，我正朝宿舍走去。突然，道路一侧的树林中发出窸窣的声响，我下意识地回头一看，一个身影一晃而过。

营区里回荡着夜训的声音，口号声、呐喊声此起彼伏。从我考入军校到成为一名宣传干事转眼6年，虽仍是一名新同志，但“黑影”的心思我还是猜出个大概：准是个偷闲的新兵！

我裹紧了大衣向他走近了些，没想到他自己从树林里钻了出来。看到他的样子我又好气又好笑：白白胖胖的身体冒着热腾腾的蒸气，路灯一照颇像刚出笼的白面馒头。我凑近一看，这名身穿印有“32”号训练服的新兵竟满脸是水，我还没来得及分辨到底是汗水还是泪水，“32号”大声地辩解道：“我没有偷闲，我不是窃兵，我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我不怕流血、不怕吃苦，我只是不想面对当了‘逃兵’的自己，我怕输！”

我怕输！他的话像一股电流击中了我。我笑不出来了。眼前这名满脸涨得通红的新兵像一尊塑像挺立在那里，低头看见了他那只没有穿鞋、肿得高高的脚背，我那个“怕输”的18岁浮现在脑海中。

记忆中，新训驻训场的那片海广阔而蔚蓝。刚入伍3个月的我和战友们来到这里进行野外拉练。可拉练的生活却没有大海般诗意浪漫，没练多久我的脚就受伤了，几个大水泡长在脚底，海水一泡就溃烂了。从小连队都没怎么摔过的我，咬着牙没有掉一滴眼泪，可是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“无法参加徒步行军”的名单时，我难过地哭了。我将默默写好的请战书攥在手里，站在教导员办公室门口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了一地。

心像沉到了海底听不到一丝心跳，耳边战友们嘹亮的口号声也渐渐模糊了，我极力回忆着入伍3个月来的点点滴滴：第一天入校，齐腰长发剪成“假小子”头的我没有掉眼泪；第一次跑3公里，在跑道旁呕吐不止的我没有掉眼泪；可这次，我要眼睁睁地看着战友们去执行任务，自己却要当一名“逃兵”。我眼泪断了线地掉，滴在了请战书上浸成了一朵朵墨花。我猛然想起自己第一次领到军装时发的誓言：我是一名战士，无论前方是刀山火海还是枪林弹雨，不能掉队，不当逃兵，不负使命……想到这，我来不及等教导员回来，把请战书放在他办公桌上，转身跑进了行军准备的队伍里……

队伍在细雨中出发了。一开始走得还算顺利，我和战友们把一首首歌留在了小渔村的一条条山路上。可一过中午，我只受伤脚便开始隐隐作痛起来。渐渐地，我从队伍的前排掉到了中间，从中间掉到了最后。我越走越灰心，越走越绝望，海边的空气里充满了咸湿的鱼腥味，我的嘴里也咸咸的，不知是雨水混着海水的味道，还是我那不争气的眼泪。战友们看见我走得吃力，有的帮我背背包，有的帮我扛着枪。我的心里暖暖的，脚下便有了力量。就这样，我一瘸一拐地跟在队伍的后面。天渐渐暗了下来，目的地也越来越近了，远方

## 突破第一步

■曲艺



传来了海燕的鸣叫声。“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……”我默念着高尔基的《海燕》，心中逐渐明亮了起来：这是我第一次徒步行军，也是我军旅路的第一步。我永远忘不了那一路钻心的痛，就像我永远忘不了那时的坚定与执着，无论多少年后，当我再次回味那份初心时，对我而言都将是份警醒、一份激励、一份收获。

再次见到“32号”时，是在新训总结表彰大会上。我坐在台下。他在台上，胸前戴着大红花。原谅我至今还叫不上“32号”的名字，但是他的心路我却如此感同身受。看着一张张青春灿烂的笑脸，我使劲地为他们鼓掌。那一刻我仿佛置身于一片绿油油的麦田里。那些稚嫩的秧苗挺直了身体用力地生长，我想象着他们结出饱满果实的样子，却发现最美的还是眼前这些最初的模样……



### 永不服输方能赢

■教员 杜宏亮

怕输不是弱者的专利，不服输却多是勇者的自白。你忍痛徒步的故事中，藏着一个好兵的誓言，永不服输。

## “兵王”吉克克的如鹰高翔

■曹志国 殷杰

想起了从13岁到18岁，他每年秋收时背着装土豆的麻袋和马一起跑的场景。“有时候背100多斤的土豆，马也跑不过我。因为路不好，马走得小心。”吉克克的家乡位于大凉山深处。从记事起，父母一直身体不好。因为家庭拮据，作为家里的最大男孩，他13岁就辍学，用双肩挑起了家庭重担。

“难道你要当逃兵？彝家的汉子哪有认怂的。”排长韩庆波这句话一下子刺激到了吉克克的。“不能这么躺着，不然没法和父母交代。”他决定留在部队。打那以后，吉克克的坚持从写好每一个汉字、说好每一句普通话、打好每一枪做起。

打开心结后的吉克克的，训练成绩突飞猛进。新兵结业考核，他的战术成绩由30秒跃升到14秒，投弹从24米提高到50多米，400米障碍仅用1分32秒就轻松过关，综合成绩名列新兵团第一。

许多人看来，新兵连连长可以松口气了。可吉克克的没有一点满足和懈怠。每天清晨天不亮，在营区主干道总能看到他奔跑的身影，战友们送他一个绰号——“跑不死”。

2006年5月，连队推荐吉克克的参加旅里的军事大比武。在他看来，这是对自己莫大的信任，他立下“军令状”说：“一定拿个第一！”

在比武前期，超强度的训练让吉克克的右脚跟腱拉伤，脚踝肿得碗口粗，走路时都“嘎吱嘎吱”响。“不要练了，再练下去会出



### 为梦想冲锋

■教导员 张海波

从山里娃逆袭成为战友们的榜样，吉克克的秘诀在于，他能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挫折，用执着的坚持去创造奇迹。